

溫馨系列



春 心 搖 蕩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春 心 摇 荡

于 晴/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01 号

春 心 摇 荡

于 晴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6.5

字数: 130 千字 印数: 5000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224—03254—9/I·328

定价: 7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爱的大合唱里，共收录了港台著名作家中言情小说精品，读者可以尽情地欣赏到出自名家之手的一篇篇旋律优美、风格迥异、内容感人、起伏跌宕的乐章，这些名家们以其优美流畅的笔融，将爱情的酸、甜、苦、辣，一一道来，使人陶醉，使人回味……。

奇 缘

山谷中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音，连那条穿过山谷的河流，也一平如镜的躺在谷底。

嘉琪站在河边，用一只手拉着河边的一颗榕树枝子，把上身倾在河面上，仔细的、小心的，注视着水中自己的反影。微微的风掠过了水面，掀起了一片涟漪，水中的人影也跟着轻轻的晃动了起来。嘉琪站正了身子，烦恼的跺了一下脚，她心中正充满了怨气。今天早上，妈妈起码对她说了十遍同样的话：

“嘉琪，注意你的举止！十六岁的少女，一定要表现得端庄稳重！等会儿费伯伯来了，你要给他一个好印象，让他觉得你是个有好教养的大家闺秀！”

费海青，都是为了这个即将来临的客人，家里弄得天翻地覆，一切都变了常态。据说，费海青是爸爸的老朋友，在国外住了整整十二年，现在突然回国了。当然，他要住在嘉

琪的家里。但，嘉琪不了解为了这样一个陌生的客人，爸爸妈妈何至于看得如此严重！而且，自从收到费海青决定回国的信起，家里就充满了一种神秘的气氛，爸爸和妈妈的笑容都减少了，常常悄悄的讨论着什么，等到嘉琪一走过去，他们就赶快把话咽住了。

哼！他一定是个脾气古怪、性情执拗的老头子！为了这么一个人，爸爸时而兴奋，时而又忧郁的摇着头叹气。妈也变了常态，居然大大的训练起嘉琪的风度仪表来，“给海青伯伯一个好印象！”这句话成了妈妈不离口的训词。这还不说，今天一早，爸爸就到台北松山机场去接费伯伯了。妈妈竟然把嘉琪叫到面前来，命令她换上了现在穿的这身衣服，白底小红花的尼龙衬衫，藏青色的旗袍裙。这岂不要了嘉琪的命！生平没有穿过旗袍裙，现在裹裹拉拉，拘拘束束的，连迈步子都迈不开！“规规矩矩的坐着，不许跑出去！”妈妈下了最后一道命令，就到厨房去忙着准备食物了。哼！不许跑出去！可是嘉琪是离不开情人谷的，情人谷是这山谷的名称。何况家里没有大的穿衣镜，嘉琪一定要看看妈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什么样了！所以，当妈妈一转身，嘉琪就抓起了自己的草帽，跑到这山谷中来了。

“费海青，滚他的蛋！”嘉琪咒骂了一句，重新拉起榕树枝子，在水里打量着自己。水中反映出一张圆圆的脸庞来，有一个微微向上翘的小鼻子，两个大眼睛，和一张稚气的嘴。短短的头^上系着一条水红色的缎带，这缎带也是今天早晨妈妈给强迫系上的，这使嘉琪感到不舒服。于是她一把扯了下来，顺手丢进了河里。望着缎带顺水流去，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。她继续打量着自己，穿着尼龙衬衫的上半身，扎

得紧紧的腰部，窄窄的裙子……猛然间，当嘉琪警觉到危险以前，榕树枝断了，她对着水面冲了下去。

掉到这条河里，对嘉琪来说，倒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事实上，几乎每年嘉琪都要掉下去两三次，仗着自己的游泳本领，她从没有出事过。可是，今天，把手脚一伸，嘉琪就觉得不大对劲儿，两条腿给那瘦瘦的裙子捆得紧紧的，根本就别想动一动。“见鬼的旗袍裙！”嘉琪在肚子里狠狠的咒骂着，死命的把腿一弯，“卟啦”一声，嘉琪知道裙子已经撕破了。但她的腿也获得自由，象一只小青蛙一般，她轻快的向岸边游去。

爬上了岸，嘉琪在岸边的草地上平躺下来，她知道自己现在变成了一副什么模样儿，浑身湿淋淋的，再加上那条一直撕到大腿的旗袍裙。

“我必须尽快回家换一身衣服，免得让费伯伯那古板的老头儿看到我这副模样！”

嘉琪跳了起来，从草地上找回她的草帽，拔起脚，开始向谷口奔去。出了谷口，在不远的山脚下，就是她家那精致的小洋房了。别人都把房子盖在市区里，但嘉琪的父亲却喜欢这儿宁静幽雅。沿着山脚的小路走出去，不远就是碧潭。所以，这座大楼房是依山面水的。嘉琪用最快的速度，冲进了花园里，正想到里面房里去换衣服，却猛然看到在园中的金鱼池旁边，一个陌生的，颇长的男人正站在那儿。

“嗨！”她站住脚，诧异的看着这个男人。

这是个年约三十五、六岁的男人，高高的个子，黝黑的皮肤，有一对漂亮而锐利的眼睛，眉毛长得低低的，眼睛微微向里凹，薄薄的嘴唇，带着个嘲弄的微笑。穿着一件洁白

的衬衫，一条浅灰色的西服裤。这是一个漂亮的男人，一个具有十足的男性力量的男人。当嘉琪对这陌生人完全打量过之后，这男人也刚刚完成了他对嘉琪的巡礼。他那黝黑的脸似乎在刹那间变得苍白了，深黑的眼睛里闪过一抹激动的光芒。但，立刻他就用一种帮作滑稽的口吻说：

“怎么，你湿得象一只才游过泳的鸭子！”

“假如你刚刚掉到河里去，”嘉琪愤愤然的，一本正经的说：“你怎么可能不湿？”

那陌生人挑了挑眉毛，收起了脸上的笑，也严肃的点了点头，表示接受了她的理由。嘉琪转身向房子里走去，走了两步，她忽然回过头来，那陌生人正望着她的背影发愣。她鲁莽的问：

“喂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？”那陌生人似乎吃了惊：“我姓费。”

“费？”嘉琪诧异的睁大了眼睛：“那么，你是费海青那老头儿的儿子了？”

“费海青那老头儿？”那陌生人滑稽的笑着，对她深深的鞠了一躬：“费海青那老头儿就是我！”

嘉琪怔了足足有半分钟，接着，就突然的大笑了起来，一面笑，一面弯着腰，上气不接下气的说：

“妈特地要我换上一身新衣服，‘给费伯伯一个好印象！’我偏偏掉到河里……撕破了裙子，弄乱了头发……啊，我可象一个文文静静的大家闺秀吗？”

费海青抿着嘴望着她，接着，也大笑了起来，正当他们相对着笑得前俯后仰的时候，妈妈从后面跑了出来，一看到嘉琪那水淋淋的样子，就惊诧的大叫了起来：

“啊呀！我的天！嘉琪，你是怎么弄的呀？”

“哦，妈妈，我掉到河里去了，这可不是我的错，谁也料不到树枝会断的呀！”

“你难道爬到树上去了吗？”

“假如你不把我的腿用这么一条裙子捆起来，我倒真会爬到树上去呢！”嘉琪说着，一面对费海青调皮的笑了笑，就转身到里面去换衣服了，当她走开的时候，她听到妈妈在怜爱的说：

“多么可爱的女孩子！这和十二年前那个瘦弱的小女孩有了很大的差别的吧？”

费海青低低的答了一句，嘉琪没有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。经过客厅的时候，她看到里面多了几件东西，一口小皮箱，一个旅行袋，还有一支猎枪！嘉琪对那猎枪凝视了几秒钟，心脏由兴奋而加速的跳动着。费海青，这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啊！她在客厅里没有看到爸爸，于是，她明白爸爸和费海青彼此错过了，爸爸去接他，他却自己来了。“嗯，这个暑假一定不会平凡了！”嘉琪喃喃的说，对自己甜蜜的微笑着。

二

清晨，天刚刚有点儿亮，嘉琪悄悄的溜下楼来，预备跑步到情人谷去，享受一下谷中清新的空气。昨晚，她睡得很迟，爸爸、妈妈和费海青，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费海青讲了许多他在国外的经历，他跑了不少的地方，英国、美国、意大利、日本……但，大多数的时间都呆在美国。他讲了很

多他打猎的故事，他是一个很精明的猎手。当他讲那些故事的时候，他的声音深沉而有磁性，他的眼睛明亮而锐利。有好几次，他注视着嘉琪，眼睛里闪动着一种特殊的光芒，这种注视使嘉琪觉得呼吸急促，她感到自己在被注意着，整个晚上，他的视线都跟踪着她。

昨晚睡得那么迟，但今天却醒得这么早，嘉琪感到浑身都充满了活力。溜下了楼，嘉琪走到花园里，象一只小猫般轻快的向花园的门跑去，可是，她听到了一个声音：

“怎么？想逃跑吗？”

她站住了，费海青从一棵扶桑花后面绕了出来，嘴里衔着一支烟，微笑的望着她。

“你起得真早，”嘉琪笑着说：“我正想到情人谷去！”

“情人谷，一个很美丽的名字！是个名胜吗？”

“不！是一个普通的山谷，四面都是山，谷底是一条河，河边有大片的草和树林，风景美极了！平常到碧潭来玩的人都只知道游碧潭，不知道情人谷，其实情人谷比碧潭好玩多了！那么安静、神秘！早上和黄昏和时候都有一层薄雾，谷里到处都朦朦胧胧的，真美极了！”

“为什么叫情人谷呢？”

“相传到谷里玩的青年男女，都会在那儿找到爱情！但知道这地方的人并不多！”

“你引起我的好奇心了，嘉琪，带我去看看吧！”

“好，如果不惊醒妈妈他们，我们可以在早餐以前赶回来！不过，带猎枪去好吗？山上有许多鸟，我要你教我打猎！”

“交换条件，是不是？”费海青接着说，接着又对她眨了眨眼睛：“好吧！让我到卧室里偷枪去！”

一刻钟之后，他们并肩走在山中的小径上了。山里弥漫着淡淡的薄雾，树枝和小草上都聚着大颗的露珠，空气里散布着一缕微微的草香。各种小鸟在山上穿来穿去，杂着彼此应和的叽叽咕咕声。费海青持着枪，环视着山上浓密的树木，一只鹌鹑从树林里猛的飞了出来，“砰！”一声枪响，鹌鹑立即像石块一样的落了下来，许多的鸟都扑着翅膀惊飞了。

“啊！你打中了它！”嘉琪欢呼着向落下的鸟儿那里跑了过去，拾起了那只尚未断气的小东西。

“第二枪应该你放了，我帮你上好子弹。看！那边树枝上有两只鸟，瞄准吧！这儿是准星尖，从这里看出去，看着鸟肚子底下一点的地方，枪拿稳一点，好，放吧！”

嘉琪扣动了扳机，砰然一声，两只鸟都飞了。

“啊，没打中！”嘉琪失望的提着枪，望着两只鸟向天空飞去。

“慢慢来，打猎并不简单呢！情人谷在什么地方？或者谷里有不少的鸟可以打呢！”

“哦，告诉你，情人谷是不许打猎的！”嘉琪说。

“谁不许？”

“我不许！别糟踏了好地方，那儿是不该有枪响的！”

费海青侧过头来望着嘉琪，嘉琪的脸儿显得严肃而正经，眼睛亮晶晶的闪着光。费海青微微的笑了笑，但，这笑容消失得很快，代而有之的，是一抹深切的痛楚的表情。可是，当嘉琪转过头时，他又微笑了。

情人谷中依然静悄悄的，山、水和树木都是静止的。一只水鸟独脚站在水里的一块岩石上，把头埋在它的翅膀里打瞌睡。嘉琪和费海青的脚步声惊醒了它。嘉琪停住了脚回头

望了望费海青：

“美吗？”

“比你描写的是更美！”费海青说，赞叹的望着四周。

他们在草地坐了下来，有好一会儿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嘉琪偷偷在注视着他的侧面，他正凝视着水面，似乎在回忆着什么，他的眼光显得茫然，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。嘉琪觉得心里怦然一跳，在这一刹那间，好象自己心里多了一样东西，呼吸急促了，脸上突然的发起烧来。她低下头，用手拨着地下的小草，轻轻的问：

“费伯伯，你结过婚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费海青象是吃了一惊：“结婚？不！我没有！”

“那么，你恋爱过吗？”嘉琪继续问。

费海青回过头来，深深的望着嘉琪，半天没有说话，好一会儿后，才低低的，有所感动的说：

“是的，我恋爱过。”

“你爱的是谁？为什么不和她结婚？”

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，然后，费海青苦笑了一下。

“嘉琪，你还是小女孩，许多事你是不能了解的！有时候，我们所爱的人不见得是爱我们的，也有的时候，我们所爱的人不是我们所该爱的，感情上的事比任何事都复杂……啊，这些对你来说是太深了！”

“别把我当小孩看吧！”嘉琪愤然的说，然后又问：“你这样东飘西荡的，从来没有觉得寂寞吗？”

“寂寞？”费海青望着嘉琪，眼睛里又闪耀着那种特殊的光芒。“是的，有时候很寂寞。我常想……我应该有一个小伴侣，例如……一个女儿！……啊！我们该回去了，太阳都爬

上了山，不是吗？我猜你妈一定在到处找我们了，在她到警察局报告失踪以前，我们赶回去吧！”

他们跳了起来，向谷口跑去，费海青走在前面，嘉琪落后几步。在爬一个陡坡的时候，费海青回过头来，拉住了嘉琪的手，把她拖了上去，然后他们一直手拉着手，轻快的向家里走着，到了花园门口，费海青松了手，深深的笑着说：

“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早晨，是不是？我的小朋友？”

“确实是一个愉快的早晨，但是，我不是你的‘小’朋友！”嘉琪说，红了脸，冲进了花园，向自己楼上的房子奔去。

下楼吃早餐的时候，无意间，在客厅门口她听到妈妈和费海青的几句对白，妈妈在问：

“海青，假如我猜得不错，这次回国主要是为了她吧？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费海青回答。

“你告诉她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”

“小心点，海青，她是个敏感的孩子！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她！”

妈妈的声音里有一种凄凉和祈求的味道，然后费海青说了一句很低的话，嘉琪没有听清楚。她满腹狐疑的走进客厅，妈妈和费海青都立即停止了谈话，他们的目光都神秘的集中在她身上，空气里有点儿紧张。嘉琪看了看费海青，又看了看妈妈，妈妈的眼睛是湿润的。“他们有一个秘密，我要查出来那是什么！”嘉琪想。一面抬起头来愉快的说：

“该吃早饭了吧？妈妈？”

三

夜深了，窗外下着大雨，嘉琪坐在书桌前面，一点睡意都没有。拿着一支铅笔，她在纸上无意识的乱画着。自从费海青住到这儿来，已经足足有两个月了，这是多么充实，多么神奇的两个月！嘉琪奇怪以前那十六年的岁月是怎么过去的，在她的生命中，似乎只有这两个月是存在的，是起初的。她伸了一个懒腰，把手放在脑后，静静笑着。这两月中，她已经学会了打猎。每天早上她和费海青在深山里乱窜，打猎、追逐、嬉戏。午后，他们会躺在情人谷中谈天，他告诉她许许多多的故事，有一次，他问她：

“你愿意跟我到外国去吗？嘉琪？”

她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为什么她不告诉他她愿意呢？但他又为什么要带她走呢？除非……她的脸发起热来了，她用手揉了揉头发，胡乱的对自己摇了一阵头。然后，她开始在纸上画上一张张的脸谱，正面的、侧面的、起码画了几十个。这是同一个男人的脸谱，但却画得完全不象。只有一张的下巴有点儿象“那个人”，她对这张注视了很久很久，然后红着脸儿，用自己的嘴唇对那张画像的下巴贴了上去。只一瞬间，她抬起头来，有点惊惶的四面张望着，似乎怕别人发现她的动作。等确定不会有人看到她之后，她用笔在纸上乱七八糟的写着：

“徐嘉琪，不要傻，人家把你当‘小朋友’看呢！他不会喜欢你的，你不要作梦吧！”

有两滴泪珠升到她的眼睛里来了，她把头埋在手心里，半天之后，才茫然的抬起头来，关了台灯，上床睡觉了。

她睡得并不熟，许多的恶梦缠着她，天刚亮，她已经醒了。窗外的雨停了，是一个好天气。她穿好了衣服，开了房门，悄悄的走下楼梯。她想去洗一个脸，然后到客厅里去等费海青。可是，刚走完楼梯，她就听到客厅里有低低的谈话声，她站了一会儿，可以听出妈妈、爸爸和费海青三人的声音，他们似乎在争执着什么，可是声音很低，一句都听不清楚。嘉琪迅速的向客厅门口溜去，客厅的门是关着的，她的好奇心燃了起来，她知道他们三个人有一个秘密，每次她和费海青出游归来，都可以看到爸爸妈妈焦灼担忧的望着费海青，似乎在询问什么。“我要查出来！”嘉琪想，把耳朵贴在门上。于是，她听到妈妈在低而急促的说：

“海青，我不了解你，十二年都过去了，你怎么突然想起她来？而且，你一个独身的男人，带着个女孩子也不方便呀！”

“唉！”费海青在长长的叹着气。“你们不知道孤寂的味道，有时候，在陌生的国度里，你半夜里醒过来，陪着你的只有空虚和寂寞，那滋味真不好受……我本来并不想收回她的，但她长得那么象她母亲……”费海青声音颤抖了，句子被一种突发的哽咽所中断了。

“海青，我了解你的感情，”是爸爸的声音。“但是，嘉琪跟着我们十二年了，她始终认为我们就是她的生身父母，现在突然告诉我们不是她的亲人，她是不是受得了？海青，你或者并不完全了解嘉琪，她是个感情丰沛的小东西，她很容易激动的……”

“不过，”妈妈接下去说：“孩子当初是你交给我们的，我

们当然不能说不让你领回去。何况十二年矣，你每年都把她们的生活费寄回来，我们不过在代你照管她而已。但是，我承认……”妈妈的声音也颤抖了，“这许多年来，我都把她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，我又没有儿女……现在你回来了，突然说要带走她……”

“我很抱歉，”费海青说：“我本来的意思，只是回来看看她，但是，她那么可爱，和她相处了两个月之后，我不信我还能再去过那种孤寂的日子。她使我想她的母亲……我不能放弃她！十二年来，我都应该把她带在自己身边的！”

“海青，你这么需要她的话，就带走她吧！不过，小心一点告诉她，缓和一点，千万别伤了她的心，她是……很脆弱的！”爸爸说。

嘉琪把身子靠在墙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浑身都象冰一样的冷了。她紧紧的咬住了嘴唇，禁止自己发出声音来。她所听到的事实震慑住她，她把手握着拳，堵住了自己的嘴，拼命的摇着头，心里象一锅沸水般的翻腾着。

“不！不！这不是真的！不不！我还在作梦，我一定是在作梦！”

她摇摇头，痛苦的闭上眼睛。于是，她又听到妈妈在说：

“海青，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告诉她事实，让她仍然认我们是她的父母，我们叫她拜你作干爹，然后你带她走，这样对孩子的心理比较好些，而且你没告诉她事实的必要！那段故事会使她受不了的！”

“啊！”嘉琪拚命的咬着自己的嘴唇。“这太可怕！太可怕！太可怕！”她在心里拚命的重复着“太可怕”三个字，浑身发着抖。她体会到一个事实：费海青，这神奇的男人，在几点

钟以前，她还曾将一颗少女的心牢牢的缚在他的影子上，她还曾痴心妄想着一个美梦，“她”和“费海青”的美梦。可是，现在一切都变了样子，她心里所有一切都粉碎了！费海青，他是她的父亲！“不不！这太可怕！”嘉琪在心中叫着，挣扎着想离开这个门口。

“我听到有人在门口！”

费海青的声音。接着，客厅的门被拉开了，嘉琪几乎栽了进去。用手扶住门框，她站稳了步子，抬起头来，她立即接触到费海青苍白的脸，他木然的站在那儿，黑而亮的眼睛紧紧的盯着她，嘴唇上没有一丝儿血色。

“啊，嘉琪！他喃喃的喊。

这种语调和脸色，嘉琪以前也曾经看到过一次，那次是她和费海青一起在山上打猎，她从一块石头上摔下去，费海青赶了过来，抱住了她，也这样苍白着脸儿喊：

“啊！嘉琪！”

那是多么奇妙的一刻！她曾经希望立即死在他的怀里。“啊！这太可怕！”嘉琪想，张大了眼睛，恐怖的望着费海青，一面向后退着。这太可怕，他，费海青，居然是她的父亲，她转过了头，猛然向大门外狂奔而去。

“嘉琪！停下来！嘉琪！”费海青在后面大叫着。

嘉琪没命的跑着，好象有魔鬼在后面追着她。跑上了山间的小径，她意识的往情人谷跑去。费海青在后面追了上来，一面高声的叫着：

“嘉琪！你停下来！我和你说话！”

嘉琪不顾一切的跑着，只有一个模糊的念头，她要避开费海青！情人谷里弥漫着清晨的薄雾，由于昨夜下过雨，地